

书香处处



连达杰主编

《走在宣教最前线——多角度思考差传工作》。香港浸信会出版社，2010。

李朋

从宣教最前线思考宣教工作

本书是以林首光、陈惠雪、邝振华等多名作者所写的宣教文章为主体，由连达杰牧师来编纂的一本书，内容广泛，除了包括圣经真理以外，还包含不同宗教与基督教的分别，以及在这乱世当中作为宣教人可以做些什么。

同时作者们讲了很多宣教的前辈典范，让人去思考和学习。看着这些宣教士的经历，的确深深的打动人心，不但让我思考我的人生目的和意义，也让我重新思考从主得到的呼召。

我一直对西藏宣教有着情独钟的热诚，但是一直还没有多走一步；神给我最清楚的呼召不是宣教，是作帮助的工作。今天思想上帝一路的带领，也很感恩，虽然上帝没有带领我去宣教，但是上帝也带领我走到很远的工场，看到、学习了很多，并且心胸、眼界都被拓展打开。

像这本书所提到的跨越文化宣教一些内容，真的在我的经历中常常遇到，比如学习语言、闲话家常、学习文化、学习爱人、学习放下等，这些在四处行走时就会经历和遭逢，毕竟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当然跨文化的文化所指的应该是异文化，比如印尼相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异文化。

到了异文化的土地，的确语言总是第一关，这方面我总是不太好，不上不下，不能达到应用自如。故此，深深为那些走在宣教最前线的宣教士感恩，愿上帝不断兴起神的仆人们，刚强勇敢地为神做大事，阿们！

在信仰的旅程中，我曾经读过《陕西羚踪》，里面讲挪威女宣教士司务道在陕西商县的宣教历程，用语很朴素，但是对我的感触却极深厚。虽然她是到了异文化的中国传福音，但是从我开始认识宣教士的工作开始，我就没有觉得到异文化那里有什么区别。恐怕是我小看了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的难处。这方面我在印尼学习的时候，曾经经历了一些。

我记得在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，那个教会的司机是穆斯林，为人和善，也曾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小坐。我当时对于穆斯林的崇拜方式很感兴趣，想要多了解一下。有一次探访归来，我在车上就谈到了自己想去清真寺看看的想法。没想到一车的印尼同工都紧张起来。我注意到他们的气氛有点不对劲，大家都不说话，我

就意识到恐怕我不小心又闯入了一个误区，就赶紧解释说，有什么不对的，请他们直言。他们就跟我讲起，原来伊斯兰的宣传也是很厉害的，如果我们一个基督教传道人进入清真寺的话，不管你是不是只是去看看，他们都会迅速报导宣传说，基督教的传道人某某已经信了伊斯兰教了，让教会蒙羞。我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，自然就算了。（不过，去年我走访学生的时候，经过银川，适逢穆斯林新年，我就随着人群去参观了清真寺，对于里面的设施和礼拜也就清楚了很多。）

文化造成的障碍不仅仅是彼此的理解很难达成，需要真诚的心，还有很多的习俗，常常造成交流障碍。我记得在印尼的时候，我常常要周末去雅加达一间教会实习，有时学校的车会顺路载我。司机是穆斯林，我观察到一般时，坐车的人会给司机在半途买个饮料什么的。我的印尼语所知有限，仅仅能说几个字，所以在路上我基本上没有和他交谈，但他也很开心，似乎与我没有太多障碍。我以为我掌握了与这位司机相交的方式，待到另外一个男同学恰巧需要坐这个车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了他。没想到这次司机很快就到唐老师那里告状，说这次旅行把他吓得要死，因为这个男同学一句话都不说，让他分外紧张。其实这个男同学不是不说话，是什么话都不会说，不管是印尼语还是英语，他都不懂分毫。我听了以后反思了很久，摸不着门路，不知道原因。因为就是学校的门卫，他们也都是穆斯林，也都对我很好。我也不觉得是自己英语或者印尼语好的原因。

等我有一次闹笑话时，我才略略猜到一些原因。那时我刚刚学了一点印尼语，刚好一个印尼老师坐在我的那张桌子上体验我们学生生活，我就用自己笨拙的印尼语跟他讲了一句。他当时笑了起来，用英语告诉我，我那句印尼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当时我听了吓了一跳。因为两个意思截然不同。但是我看到那些印尼学生都笑了。我明白他们虽然知道我的言语的问题，但是看到了我的努力，所以在言语之外理解和接纳了我。我想那个司机应该也是这个原因。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同学，印尼语很差，英语很棒。但是她为了能够让司机觉得舒服一点，总是尽量找一些印尼语来说话，不行的时候再用英语补充，虽然整个旅程弄得她非常忙碌，但是很显然那司机也领会了。

在中国北方的习俗中，不善言谈通常被认为是良善的一个表现，但是对于穆斯林来说，看来是完全不同。他们对于一个不善言谈，又不努力言谈的人，很可能把他看成一个恐怖分子般。

宣教是一件很要紧的工作，也是一件幸福指数非常高的工作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有这样的机会，其实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了（那个人会是我吗）。我很羡慕，也很渴慕书中的宣教士。愿主兴起更多有宣教负担，有此能力的人去为主夺得更多灵魂。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 第 50 期 2017 年 10 月号

(蒙作者供稿，谨此致谢！)